詩語背後

初遊黃山記

●江 鄰

常聽人講，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如果一生只登一座山，就登黃山；如果一生要登無數座山，就把最後一座山留給黃山。據說，這句話源自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答好友錢謙益之問。錢有「江南文宗」之稱，他曾問徐：遊歷四海山川，何處最奇？徐答：薄海內外無如徽之黃山，登黃山天下無山，觀止矣！

因了這句話，我對登黃山便格外慎重起來。年過半百，登山無數，獨獨未登黃出。這次來黃山市，也快一個星期了，遊遍古徽州的村鎮老街，溪水林園，還是沒有上山。這固然有天氣方面的原因，近日下雨較多，但主要還是心裏沒做好登山的準備。直到一兩天後就要離開黃山市了，今日下午才有些忐忑地去登山。

山路並不長，約十六七里，都是平整的石階，正常情況兩三個小時就能到山頂。我與香港商報記者謝國平、蔡寧一行3人，走走停停，花了近5個小時。除沿途觀景耽誤了一些時間，主要是屢遇陣雨。到景區大門時還是艷陽高照，剛進山就下起雨來。一開始是粗而急的雨點子，不一會兒便鋪天蓋地了。路人告訴我們，這叫白雨，下得急，止得快，夏季在南方山區常見，避一避就過去了。

果然，20來分鐘後，雨便停了，而且雨腳收得很是乾淨，讓人眼前陡然一亮。碧空新洗，奇石聳立，古木參天，流水潺潺，黃山以最清新靚麗的形象展現在我們面前。後來聽玉屏樓賓館專拍迎客松的攝影師講，那天雨之急促，晴之徹底，天空之明亮，20年一遇。我們對後面的行程充滿期待，以為雨過天晴，風光更見妍好，依此態勢，明天早上準能看到日出和雲海。不曾想，剛走了三四里地，又一場大雨傾盆而下，如是者三。短短半天，我們領略了山地氣候的複雜多變，卻也身心暢然，感受到風雨黃山的別樣情趣。

三晴三雨上黃山
晴也葱蘢雨也煙
凜凜千尋壁立處
淙淙流水出雲間

初進山時，雜樹灌木十分茂密。過半山後，植被開始變得疏朗，漸以絕壁岩松為主。剛經歷第二場大雨，雨柱已收，空中還有零星雨絲飄過。但見壁立千山，松生萬壑，霧雲翻滾，狂風呼嘯，黃山把它的堅韌、雄渾和大氣磅礴，排山倒海般呈現出來。磐石之上，來客與蒼松相向而立，這瞬間的偶遇，充滿默契，彷彿永恒——

雨歇松迎客　風飛客望松
雙雙立石上　極目蒼茫中

我們抵達玉屏樓賓館入住時，天已完全黑了。賓館建於1955年，舊址為玉屏峰文殊院。玉屏峰介於天都、蓮花二峰之間，峰壁如玉屏，故得名。所謂黃山七十二峰，峰峰有故事。玉屏峰前巨石平展，名文殊台，左立青獅石，右立白象石。青獅白象，傳說中與文殊菩薩有極大淵源。明代普門和尚在此建文殊院，地勢形勝，無出其右。徐霞客二度來遊，讚歎不已：「既登峰頭，一庵翼然……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峰秀色，俱可手攬。回顧奇峰錯列，眾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故舊諺有云：不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

玉屏樓位於黃山核心景區，但當晚不見星月，四周壑深路險，便斷了外出的念頭。洗個熱水澡，喝二兩燒酒，身體漸漸暖和起來。夜深人靜，從窗戶望出去，漆黑一片，想着這一路晴雨交替，奇景迭現，心裏有一種異樣的安寧。多年城市生活，習慣了被路燈和霓虹妝飾過的夜，猛一見這山裏的夜，墨黑，靜謐，純粹，竟有些癡了。臨睡前，拿起床頭櫃上的《黃山風景區詩文專刊》，靜心翻閱，體會歷代騷人墨客、仕宦名流吟詠黃山，把這迥異天下的美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情景交融，不忍釋卷。

第二天為看日出，凌晨4:00就起床出發。時令已入初夏，山上氣溫還是很低。我們穿上羽絨服，拿上相機，做好充分準備。雨倒是沒有了，霧卻照舊很濃，看日出的機會似乎很渺茫。好在風也很大，導遊說如果日出前風再猛一些，把霧吹散，還是有點希望的。於是，大家立於蜿蜒鳥道，眼睜睜看着山風裹挾濃霧，一陣陣吹過巉岩峭壁，千峰環伺，若隱若現，各種象形山石次第而過。從濃霧的縫隙，偶爾可見遠處的雲海和山腳下燦爛的陽光。然而，直到天色大亮，天光全開，終究沒有看見日出。

整個上午，霧都沒有散，我們決定不去周邊遊覽了，只在落地窗和精美盆栽裝飾的賓館大堂裏，喝茶聊天，欣賞漫天霧靄與奇峰異石纏綿掩映的特殊景致。據賓館總經理潘美麗女士介紹，玉屏樓是一個集文化、休閒、度假體驗為一體的特色酒店，玉屏峰似一尊臥佛為倚靠，左有迎客松，右有送客松，是難得的風水寶地。客人來到這裏，品一杯香茗，看山巒俊秀，雲海翻騰，感受詩與遠方。黃山的景致很美，更美的卻是你放慢的腳步。以這種心境，遙望絕壁前那棵巍巍迎客松，千秋風雨，不過等閒。

●松生絕壁，客履雲煙，曙色依稀中的黃山迎客松。 作者提供

茫茫白霧掩層巒
獵獵長風老石寒
但見虬枝凌絕頂
瀟瀟灑灑一千年

上午9時許，十一世班禪活佛也上了黃山，在遊人簇擁下，來到玉屏峰迎客松前留影。才得知那天是農曆四月初四，文殊菩薩誕辰日。儘管我們幾人都不信教，但在文殊菩薩昔日道場逢此吉日，也都有些興奮。

吃過午飯乘纜車下山，潘經理送我們到賓館門前，驀見一叢黃山杜鵑迎風而立。黃山杜鵑俗稱映山紅，春末夏初，江南杜鵑大多花期已過，由於海拔和氣候的原因，這叢映山紅卻正當花盛。山石嶙峋，白霧蒼茫，一抹嫣紅俏立於絕壁之巔，枝虬而瀟灑，花香而爛漫，別有韻味。世人遊黃山，流連於奇松異石，雲海層巒，殊不知一叢普普通通的灌木，也以自己的方式，等閒秋月春風，直面雨雪霜凍，向大自然綻放自己美麗。

潘經理說，這叢黃山杜鵑是她本人栽的。她是黃山「土著」，爺爺就在山裏採茶採藥，父母在黃山服務隊上班，她夫婦二人一輩子在黃山工作。幾十年來，見證了黃山從一個以林茶經濟為主的偏遠山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勝地。黃山實現了自己的價值昇華，她和家人也與黃山一起成長，服務黃山，追夢黃山。潘經理的故事，讓我們深受觸動，真是人如其名，像這叢黃山杜鵑，清純自然，麗質天生。有感於潘經理與黃山一生廝守之緣，題絕句《玉屏杜鵑》相贈：

駕霧騰雲出九天
奇松異石等閒間
任由巒嶂千重鎖
我自嫣然絕壁巔

黃山之行，來去匆匆。當然，像這樣簡單的上山下山一趟，是遠遠不能領略黃山之妙的。可惜我們沒有足夠時間等到雲開霧散後從容地遊覽山上各處景觀，但管中窺豹，以玉屏峰景區之奇絕，亦可想像黃山百態千姿。何況，霧中悟道，又何嘗不是一種最好的安排。黃山乃千古名山，而我向來有喜水樂山之好，相信自己跟黃山的緣分，剛剛開始。

字裏行間

倫文敘傳奇

●黃仲鳴

童時，襯叔的《倫文敘》是我最喜歡的通俗讀物。倫文敘的急才和抵死的詩和對聯，我琅琅上口，如：

先生放學我回來，眼見天門大打開；
自古帝王由此出，探花榜眼狀元來。

又如這對聯：

杏壇七十二賢賢賢希聖，
雲台二十八將將將封侯。

作這些詩和對聯時，倫文敘尚屬小孩一名。神童出生於明朝成化二年（1466），廣東南海縣人。襯叔的《倫文敘》，乃以三及第寫成，粵味甚濃，讀來倍加親切和有趣；而且略帶黃味，顯見倫文敘的古惑和急智。素知倫文敘是狀元，為粵人大大增光。既是狀元，當然有《殿試策》之類的文字，這當然有，但正經到極，為通俗書所不收。近日看到一本：《廣東歷代狀元》（陳廣傑、鄧長琚編著，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內中所列，便有倫文敘，還附有他的「正經」作品，這實屬少見。

倫文敘是弘治十二年的狀元。他的《殿試策》一開篇就豪氣逼人：「臣對．臣聞若天下者．有致治之大法．有出治之大本．禮樂者．致治之大法也．天德者．出治之大本也．大本具．而後大法可立．大法行．而後大本以彰……」（標點悉依原書）

至於如何「大法」、「大本」，倫文敘洋洋灑灑，大發議論，此處不提。只說倫文敘有個死對頭，湖廣柳先開也。此人事跡，坊間有不少書仔述及，可惜現已難以尋獲矣。

●這書所述的倫文敘，甚為好看。 作者提供

《廣東歷代狀元》說，兩人文才相當，上京考試，倫住廣東會館，柳住湖廣會館。柳先開自負，目空一切，寫了幾個大字，貼在會館門口，字曰：「新科狀元柳」。

倫文敘見了，十分不滿，在「柳」字下加兩字：「未必」。

柳先開怒極，登門問罪，自問才高，要與倫文敘鬥詩比對。柳先出上聯：

東鳥西飛，遍地鳳凰難插足。

倫文敘隨口答曰：

南麟北躍，滿山禽獸盡低頭。

柳又吟兩句：

廣東花未發，湖廣柳先開。

倫答：

湖廣柳開未得中，廣東花發狀元來。

針鋒相對。《廣東歷代狀元》作者云，柳先開不敵「大敗」，依我而觀，第二聯倫文敘對得差也。兩人鬥詩鬥文鬥上朝廷。蓋會試之後，兩人各有千秋，均被選中，要由皇帝欽點。太師梁儲出對，聯曰：「鴉撲丫枝，丫折鴉飛丫落地」，柳對：「豹經炮口，炮響豹走炮沖天。」弘治和群臣皆云對得工整。倫對曰：「鵠跖穀穗，穀垂鵠去穀朝天。」誰的較好？

皇叔朱尚德評說：「『鵠穀』句較佳，因為夠貼地，田野可見，合乎情理。『豹炮』近乎荒誕，大炮有兵士看守，開炮之時，那容野獸走近炮口？

弘治點頭。後來要倫柳作詩，倫得勝，遂為狀元，終於打敗死敵柳先開。不過，上述各事，未見史實支持，只民間傳說而已。倫文敘的詩和對聯，不避粵語，這和他的策論文章，完全不同。真正的倫文敘，還須深入研究。

這書所列廣東狀元，除簡歷外，俱附有各人的文章，甚為可觀。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悼李我(7)：放水；過水；掠水、撂水；有水過水，冇水散水；走寶；索料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公僕貪污成風——表表者是警隊，另一路奇兵就是消防隊。香港「邵氏電影公司」於1973年拍攝了一套膾炙人口的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當中就引進了一段反映早年消防隊趁火打劫的情節，相關對白如下：

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過水，冇水散水。

後有人把內容稍改如下：

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放水，冇水散水。

上述對白頗有玩味，所涉的「水」夾雜了「救火」的水和「以水為財」的水，意思如下：

有錢就有救火的水，沒錢就沒救火的水；
有錢拿過來，沒錢就收隊。

即：不「過水」（奉獻）就不「放水」（開喉）或不「過水」（奉獻）就「散水」（收隊）。上述開到口叫「過水」的行為與「強搶」無異。「掠」指強奪、搶劫，所以廣東人也把「搶錢」說成「掠水」。「掠水」中的「掠」，口語讀「略6-1」，無怪有人誤以為「撂水」是正寫；查「撂」，也讀「略」，有擱下、撇開、弄倒、丟棄的意思，與「奪」可謂「大纜扯唔埋」（風馬牛不相及）哩。

《七十二家房客》除打破開埠以來的票房紀錄外，也打破當時國語片的壟斷局面，繼而開啟了往後的「純粵語片」時代。此電影之所以空前成功，應歸功於其內容針砭時弊，易於引起觀眾共鳴。不說可能不知，此電影並非原創，只是改編，最早版本要算1940年代一齣同名的上海舞台劇——暴露人民在「民國政府」管治下的生活苦況，且以幽默的手法諷刺當時官員的貪腐歪風；其後於1963年內地與香港兩家電影公司首度合作拍攝了有多個方言版本的同名電影。為了發行海外，片商特意把部分劇情廣州化並配上粵語，可見粵語在海外華人社會的地位舉足輕重（早年的海外華人多來自廣東沿岸）。以《七十二家房客》作藍本的舞台劇和影視製作可謂「長做長有」（歷久不衰）——2008年7月，「廣東南方衛視」首播了一齣長篇粵語情景電視喜劇，亦以《七十二家房客》為短劇的劇名；目前已播出16季，共1960集。

不少認識李我的人都說他記性超好；若向他查詢省廣澳有關廣播、電影、粵劇的歷史，以至粵港兩地的掌故和一些廣東用語的典故等資料，他均能如數家珍，儼如一位「活掌故」和「時代見證人」。為此，如果筆者有幸在人生路上碰上李我，類似與《七十二家房客》相關的資料，想必得之「快而準」；雖說可從網上找到，可資料多為轉述，普遍存在一定的不確性且也很多時有欠完備；惜「世上沒有如果」！筆者在參與「粵語保育及傳承」的過程中，「搜集資料」只是第一步，隨後就要落在具高度嚴謹性的「驗證」上了。當沒有相關文獻或文獻存在誤差時，筆者會試圖找一些有「第一身經歷」的長者「索料/攞料」——索取資料以作「驗證」；雖則未必能做到此點，但有時會從他們身上「索」得周邊資料以作「附證」以及有助筆者去詮釋一些「不明」語源又或聽到一些「快將失傳」的廣東話語料。沒這個機緣的話（實情鮮有遇上），筆者從數學培養出來的「邏輯思維」便成為「把關」最後和最管用的法寶了。

對於李我的離世，筆者有感「走寶」，非指錯失與他交流的機會，而是指世上「走」了一件天才橫溢、滿腦資料的瑰「寶」；正是：

料子載滿腦，隨口都係寶；
有李我此老，不愁沒有寶；
佢今已上路，打鑼咁搵寶。

往者已矣，筆者卻猛然想起還有一件在好些領域上也「咁高咁大」（具同等分量）的瑰「寶」，此人正是李我的妻子蕭湘。因緣際會，筆者在寫「一代配音王」譚炳文的悼文時認識了其女兒瑩瑩；打聽之下，蕭湘原來是其「師婆」。在不欲「走寶」的驅使下，筆者立馬告知瑩瑩不日安排拜會這位至今思路仍很清晰的老前輩，或許讀者們已看出那順道「索料」的意圖了。

來鴻

蟬鳴聲聲入夏來

●管淑平

對夏天的內涵理解最為深刻的，我想，非蟬莫屬。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不管是在明亮、炙熱的陽光下，還是在陰暗、潮潤的雨天裏，你總能聽到牠們一直在歡歌，歡唱着夏天，歡唱着生命的歌謠。

蟬，天生就是一位有着金嗓子的好音樂家。牠賣力而不知疲倦，或是在高高的樹梢，或是在爬滿綠色藤蔓的牆壁上，無憂無慮地哼唱着曲兒，有時高一聲聲，有時低一陣陣，深深淺淺地迴盪在周遭的空氣裏。那聲音，像是一首永遠都唱不完的多重唱，這邊還沒結束，那邊復又開始，像浪花，一層蓋過一層，不停地翻湧着蟬兒們身體裏所有的熱情，也翻湧着專屬於夏天的活潑。

印象中，蟬鳴，總是和樹相關的。是的，凡有樹蔭處，皆能聽蟬鳴。當你晨起鍛煉，走在林蔭小道上，你便會聽到那歡快的聲音從盎然的綠葉中傳來，像是把酒話桑麻的故人，傾訴着各自的喜怒哀樂。當你漫步黃昏的街角，漫步在幽幽的花叢小巷，你也能尋覓到牠們的身影，小小的個頭兒，柔軟的身體，透明的羽衣如玉衣般朦朧、飄逸，帶着靈性。大大的眼睛，圓溜溜的，似乎把這世界的一切好好地看個夠。只不過，此時此刻，牠的聲音略顯從容，像是經歷豐富的長者的耳語，淡定，坦率，又充滿了玄機。

有人不喜蟬聲，覺得牠太聒噪，會讓人莫名地心煩意亂。倘若，你能靜下心來，細聽蟬鳴，那麼，你就感知到牠的歌聲裏的獨特味道了。

那空氣當中剪不斷的一聲聲、一陣陣的蟬鳴，分明就是對生命的吟詠和讚美啊！萬物皆有靈，但縱觀萬物，幾乎沒有哪一種生靈，能如蟬一樣，甘願用17年的蟄伏與等待，只為了換得短短的一個夏天的歌鳴。冥冥之中的緣，注定了牠冥冥之中的不平凡。對於蟬而言，生命的絢爛，也許就在於那日復一日的歌唱，而不在於途中經歷過的多少悲憂與苦痛。

從聲聲蟬鳴中，能夠感知到一種從骨子裏流露出來的不斷向上生長的活力。在萬物瘋長的夏季，陽光明媚，雨水充沛，植株催生。蟬，亦不甘平庸，鳴於茂林修竹間，如隱士一般，吹奏着自己的曠然思緒，聲聲不絕。這樣的曲調也是對這個季節最好的回饋和感恩。這此起彼伏的蟬鳴，既是對生命的抗爭，又是對生命的珍惜，更是蟬對生命裏的熱情和眷戀的一種流露與表達。

很難想像，沒有蟬鳴的夏天該是怎樣的單調呢？沒有蟬鳴的夏天，就少了「清風半夜鳴蟬」的爽朗；沒有蟬鳴的夏天，就少了「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的樂趣；沒有蟬鳴的夏天，也就少了「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的超拔與偉岸；沒有蟬鳴的夏天，也是缺乏詩意和樂趣的。高高低低的蟬鳴呀，那分明就是無數人無數童年的美好記憶，那聲聲蟬鳴裏也有無數人無數的溫馨與感動。如今，又是盛夏時節，調皮的蟬兒們又在我的窗外哼唱起了歌謠，美麗的夏月，也因着蟬兒們的歡鳴有了別樣的味道……

詩詞偶拾

從前的暑假

從前的暑假 蟬聲 伏天高亢
沒有空調 三分錢 一根的冰棒
叫賣夏天
撈起井中酣睡的西瓜 卡嚓一聲
打開饞蟲的夢想
電視機隱居鬧市 露天電影盛放
恰似過年

天地是一個巨大的遊樂場
山林捉蟬 畫線跳馬
下溪撈蝦 甚至夜裏偷瓜
缺少玩具的童年
玩得火花四濺

如今 荷塘練習站立的蜻蜓
扇走了童年
溪邊的小腳丫
被青草一次次覆蓋
午夜夢迴
打撈起過往的流金碎玉
一次次打濕我的中年

●王曉陽